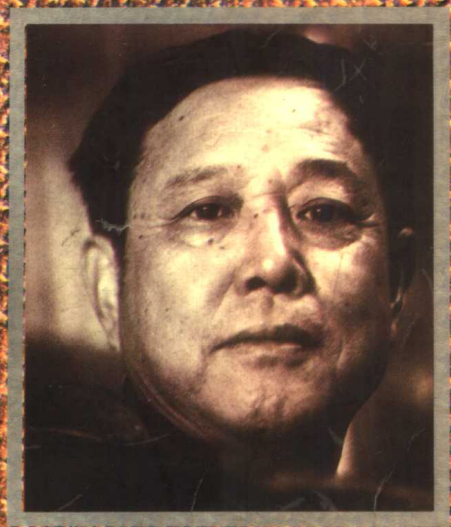


邓友梅自选集



散文卷

散文杂拌

· 5 ·

作家出版社

第五卷

散文杂拌

散文卷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散文杂拌/邓友梅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5. 1

(邓友梅自选集; 第 5 卷)

ISBN 7-5063-0751-0

I. 散… II. 邓…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1561 号

散文杂拌 (邓友梅自选集 第五卷)

作者: 邓友梅

责任编辑: 水舟

责任校对: 彭卓民

装帧设计: 苏彦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装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58 千

印张: 14.5

插页: 6

印数: 0001—6, 000 册

版次: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751-0/I·750 (平)

ISBN 7-5063-0752-9/I·751 (精)

定价: 15.50 元 (平)

定价: 21.50 元 (精)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历

邓友梅。1931年出生于天津市。

1942年随父母返原籍山东，同年在山东参加八路军作交通员。1944年战争形势恶化，因年纪过小被精简复员。为逃避日伪军搜捕，流浪回天津，被日本某“军管理”工厂以招工为名，“强制联行”至日本山口县德山市作“征用工”。1945年日本投降前，因美军轰炸日本，工厂停产，遣返回中国山东，邓逃出工厂再次参加新四军抗日武装。此后在军中任宣传员，文工团员，见习记者等。

邓幼年失学，在战争中自学写作，1946年发表第一篇作品。

1952年邓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1955年毕业后发表小说《在悬崖上》引起轰动。从此专以小说创作为业。

1957年因“误解”被定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此“弃文习武”，二十二年从事过各种繁重体力劳动。1978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后发表小说《我们的军长》。为此1979年获第一届“全国中短篇小说优秀作品一等奖”，再次引起读者注意，从此返回文坛。

1980年小说《话说陶然亭》获第二届“全国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1981年小说《追赶队伍的女兵们》获第一届“全国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

1983年小说《那五》获第二届“全国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

1985年小说《烟壶》获第三届“全国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

1984年获《收获》小说奖。

1985年获《中篇小说选刊》奖。

邓的作品有英、法、德、意、日、阿拉伯、世界语等译文并在各国出版。

邓的作品多部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电视剧《那五》获全国电影电视剧特别奖。

1984年邓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理事会理事，被任命为协会书记处书记职务。负责对外交流工作。

近十年间邓访问了英、美、德、法、日、意、芬兰、瑞典、南斯拉夫，独联体等国家。与各国同行有广泛的联系和友谊。

邓是国际笔会成员，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理事、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鼻烟壶学会顾问。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会理事，旅游学院名誉教授……

到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
家作客



在莫斯科郊外





与夫人在新疆



目 录

卷首絮语.....	1
-----------	---

· 第一辑 ·

漫说北京.....	9
四合院的断想	14
记松柏庵	18
闲话鼻烟壶	23
敝人有下情稟告	27
老舍茶馆——好	30
外行侃戏	33
文明戏	38
饮茶闲话	41
胡侃北京的土著艺术	44
遛早儿	49
十月的祝愿	53
说“年话”	58
看 戏	60
邓友梅谈戏	65

五十年前看话剧	79
陶然亭的朋友	81
饮食文化意识流	98
乌龙与龙井	102
我看时装	106

· 第二辑 ·

聊聊谢青	111
认真作戏 清白作人	116
印象中的金受申	121
为傅庆信君作序	127
谢谢，天翼老师	134
挂甲屯的怀念	144
记侯喜瑞先生二三事	152
永别了，鲍昌	156
致赵伯溪兄	160
纪念徽班怀故友	162
别愿坚 忆当年	166
陈珺的社会责任感	173
怀念老舍先生	176
关于馒头的往事	180

· 第三辑 ·

访马其顿	187
汉堡之行	202
半是痛苦半是欣慰的回忆	222
竹 风	230
索尔兹伯里去德州	235

漫步意大利（一、二、三、四）	245
长崎桥头	293
柏林归来	296
巴黎漫记	303
从欧洲到美国	325
事务局的同事们	372
有朋自远方来	381
到索尔兹伯里家去作客	386
美好的“德岛宣言”	394
多摩川的樱花节	399

· 第四辑 ·

说说故乡平原	405
访柳泉杂记	412
惠远遗迹	416
再说平原	418
吐鲁番怀古	425
察布查尔的锡伯人	432
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	435
平原行	439
《寻访“画儿韩”》篇外缀语	446
我在民俗小说中的方言运用	450
雅俗由之	455

卷首絮语

感谢作家出版社，鼓励与督促我编出这五卷本的集来。借此对我将近半个世纪来的文学写作，作一下检阅和小结。

我发表第一篇作品，是1946年，在新四军的刊物《歌与剧》上，鼓励我写与为我发表那篇作品的是戏剧家张拓。这篇作品连同发表它的刊物已经无法找到。但从此引发了我从事写作的志愿，所以对张拓同志和这本刊物都终生难忘。

从那时算起，到今天已经过了43年。

我的写作时间却不能以43年来算，因为从1957年到1978年的22年间，我除了写“检查书”、“思想汇报”、“改造总结”之外没写过别的东西。虽然检讨书中少不了批判自己受外国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中国文艺黑线的影响，也还是归不到文学门类里边去。所以公平点说，我从事写作的时间应该把前12年和后15年加在一起，只有20多年时间。好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参加“大批判组”、“写作班子”之类的荣幸，倒也用不着把一些心爱的产品忍痛烧掉。

当然，我还是作了些选择的。

这次出的五本书，一本短篇小说，两本中篇小说，一本长篇小说，一本散文。

我写小说从短篇入手，头两篇都发表在“说说唱唱”上。是经赵树理同志的手发的。头一篇是参加朝鲜前线慰问团文艺组，在田汉、田间等同志带领下，在大连集中时写出来的。当时参加那组的多是老作家，我在里边是个小催班。跟着人家学习，得到大家的指导。那批人现在剩下的大概不到半数了。田汉同志、安娥同志、田间同志都早已作古。王汶石、黄谷柳、荆盛亚、海默，也已去世。路翎虽然活着，已经不大能动笔；严辰、逯斐同志，老病缠身。倒是草明同志还精力俱佳。年轻的还剩下了我和林斤澜。斤澜功成名就，自成了一家，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满头银发，一面红颜。仍时有新作惊世。前些年在天津还见到过何苦，不知他现在怎样了。

我在年轻这辈人中也是最不成材的。但这头一篇小说得到几位老师的鼓励，就增强了我写小说的信心。树理同志看了这篇小说后，只提了一个意见：“你以后把字写清楚点行不行？别的我还能猜，这人名地名却没法猜。”同时又给我分派了一个任务：“马上就是八一节了，你再写一篇反映八路军生活的小说来”。于是就接着写第二篇。这就是《咱们都是同志》和《成长》。今天来看，实在是连中学生作文水平都没达到。我选这两篇，一是为纪念扶持我起步的几位老前辈，二是想露露自己的丑。提醒自己：别以为你有什么天才、灵气。扯淡！是老一辈人把着、扶着帮你走上这条路的。今天作出来的比前辈们期望的还相差得远。精力好就再努努力，精力不济了就老实呆着。别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作轻薄相！

《我们的军长》是我复出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写时还没有粉碎“四人帮”，在广播中听到陈毅同志去世的讣告后悲痛不已，偷

着写几点回忆抒发一下对老军长的怀念，并没打算发表。我打成右派后曾给陈毅军长写过信，过了不久有个单位就找我去谈话。对我说：“陈毅同志来信了。现在中央对右派没有可以甄别的政策。只要一有，我们马上解决你的问题！”虽然中央这个政策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发布，但陈毅同志在日理万机之际亲自过问我的事，却给了我在九死一生的境遇中坚持活下来的决心与勇气。听到他去世的消息，那种心情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

这篇写完就密藏起来的作品，“四人帮”刚打倒后，被我儿时的战友，终生的大姐茹志鹏看见，在我还没落实政策的情况下，冒险拿到上海发表出来。他们曾向我退休前单位去信征求意见（我45岁那年曾奉命“自愿退休”），那边保卫科的同志很好，回信说“改造期间没有新的罪行”。但世界变化比人想得更快，待作品发出时，全国已经在批判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

这篇小说就在第一届全国优秀小说评奖中获得一等奖。从此就开始了第二次以笔耕为业的生活。

20多年我没写小说。整整十年没读小说，重新执笔后就有个“今后小说怎么写法”的问题。20年划入另册的生活，使我对人生，对艺术有了不少新的感悟。虽然我年轻时受的苏联式文学观念教育，在我终生都会留下烙印。但从主观上说，我极力追求“变法”。一是更多的注重文化性，可读性；二是对人对事坚持我个人评价。前者的试验是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后者则表现在把视点转向一度被排斥在文学描写对象外的凡人小事，芸芸众生。这样就写了《话陶然亭》、《双猫图》、《那五》、《烟壶》这个系列的作品。同时我也不想放弃我积累了多年的战争生活和域外生活。这就是《据点》和《别了，濑户内海》等几篇。所以我的小说有两套笔墨。写北京的和写京外的。我重视文学对人们精神修养的影响，却不

大相信它“干预生活”的作用与能力。我很少写这类东西。我本质上是个守旧的，想赶新潮也赶不上的人。外边世界不管对各种新浪潮，新流派喊得多热闹，我仍照我会用、爱用的方法写。有时偶而弄点新花样，只是为了开个玩笑，试试新潮写法到底有多么神妙，是否就可望而不可即。《荒寺》就是这类东西。

其实我心里更喜欢散文。尤其是年纪进入“老而不死”阶段之后。散文写起来没太重使命感。不拿架子，不装学问，神聊闲侃，自娱娱人。但我这本散文集里并不都是这类东西。究竟我是从四十年代走过来的人。既没有超人、先知，思想家的天分，又曾经很想作个标准而又听话的青年（我曾是北京市的优秀青年团员）。受时代潮流的影响，不论在思想上、观点上、文风上都曾有过错误的，有害的表现。这些文章我也选了一点在集中。一是老实向读者承认自己手脸并不像有的朋友那样天生洁白和一贯不受污染，二是自愿当个反面教员，使别人看到后不再喜欢那样的观点和那样的文风。

最后说说这本“长篇”。这本长篇是偶然的产物。我曾想写一本类似回忆录，记实体长文之类的东西。想得很好，可一动笔发现不行。这要写到许多跟我发生过关系的人。从中央领导级的干部，前辈名家，当代红人，到三教九流的朋友故旧。如果个个都歌功颂德，说他们都完美无缺，就没说实话；如果涉及点不足处，哪怕是小枝小节上有常人都有的弱点，甚至只是别趣，都会惹来麻烦。更不用提有些事连我也觉得该为长者讳，便放弃了整个计划。但五十年代之初，我随中央民族访问团进入凉山一段经历，在我一生中是难以忘怀的一页。那时凉山还原封不动地处在奴隶社会阶段。一般的汉人还很少有像我们深入进去、与奴隶主同吃同住生活几个月的。只怕有些情况现在的凉山彝族青年人都不大了解了。前些天我和吉迪马加谈起来，他告诉我，由我们带出来学习

的一位彝族小姑娘曲木阿呷后来成了丁佑君式的女烈士。(丁佑君烈士牺牲当时我们也被土匪围困在西昌城内。)有一位和我们合作过的奴隶主出身的干部，还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我的名字。这使我有点动情。我就把这段经历加上想象与虚构，改成了一本小说。我不知道这本小说会成功还是会失败。但我想为读者提供一点创业都艰难的画面，这目的总该能达到。

1993.5.18. 北京

第 一 辑

